

朱绍侯文集(续集)

朱绍侯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朱绍侯文集(续集)

朱绍侯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绍侯文集:续集/朱绍侯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49-2181-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3282 号

责任编辑 龚留柱

责任校对 龙 田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35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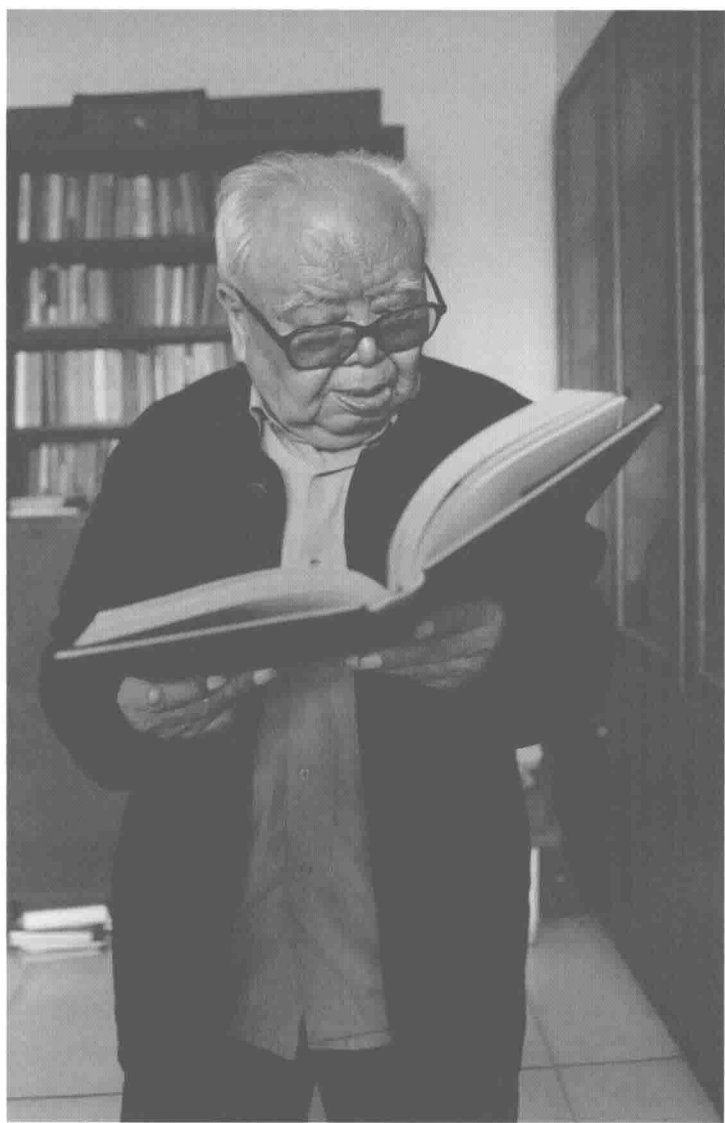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1.25

字 数 55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朱绍侯先生近照

目 录

先秦史研究

- 炎黄阪泉之战质疑 (3)
- 螺祖故里试探 (9)
- 炎黄二帝杂谈 (20)
- 夏都老丘是古都开封的第一代都城 (25)
-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
——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28)
- 论范蠡的成功之道 (41)
- 漫谈范蠡三事 (51)
- 关于《史记·商君列传》中两条律文句读的商榷 (55)

秦汉史研究

- 汉初“三杰”综论
——兼论张良的自全之道 (63)
- 酈侯萧何封地考 (84)
- 关于“萧何定律”的评价 (91)
- 两汉屯田制研究 (95)
- 略论两汉屯田的军事战略意义 (125)
-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134)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的军事战略研究	(142)
永城在汉史研究中的地位	(226)

军功爵制研究

军功爵制探源	(231)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238)
《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读后 ——兼论汉代爵制与妇女的关系	(251)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	(264)
《奏谏书》新鄯信案例爵制释疑	(284)
王粲《爵论》评议 ——兼论历史上军功爵制的废除	(288)
曹魏至唐赐民爵资料汇编及几点说明	(300)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双方胜败原因试探	(313)
曹操与曹操墓	(335)
曹操高陵考古发现的历史学意义	(348)
对曹操高陵石牌“猎”字的解释不能以偏概全	(352)
论曹魏政权的历史地位	(356)
试析《隆中对》兼论关羽之失	(371)
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	(385)
竹林七贤拙论	(395)
对“将无同”的真义探讨	(414)
东晋南朝王谢袁萧四大郡望兴衰试探	(420)
嵩山道士寇谦之对北方道教的改革	(443)

姓氏文化研究

对《张姓祖根在濮阳的质疑》答辩	(459)
-----------------------	-------

柳姓始祖柳下惠	(480)
沈诸梁传	(492)
蔡邕《南阳叶氏大成宗谱源流序》辨伪	(498)
《蔡序》确是贗品	(506)
《丰湖杂记》客家形成说解读	(510)
在“孙氏族谱暨孙膑故里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518)

杂论与杂谈

河南区域文化的特点和亮点	(525)
伦理文化浅议	(53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立足于实干	(544)
对优先选择文化传承问题的探讨	(546)
谈河洛文化	(553)
河洛文化的性质及研究的意义	(556)
商·商丘·商人	(561)
回忆与展望	
——为《史学月刊》六十华诞而作	(564)
天时·地利·人和	
——《南都学坛》“汉文化研究”栏目长盛不衰的原因	(569)
庄子一生主要活动在东明(之一)	(572)
庄子一生主要活动在东明(之二)	(574)
河大学报与河大史学研究的互动关系	
——为祝贺《河大学报》创刊70周年而作	(577)
河南大学与甲骨学研究	(582)

书评与书序

研究五帝历史必须改变思路	
——《五帝时代研究》读后感	(589)
《河南通史》评议	(597)

《述善集·伯颜宗道传》补正	(608)
一部新“两汉书”面世	
——略谈《汉碑全集》的史学价值	(610)
《世界叶氏总谱》序	(615)
《螺祖文化研究》序	(619)
《老子仙乡漫话》序	(624)
《诗经异读》序	(631)
《何均地诗词集》序	(633)
《中华上古十二帝》序	(638)
《东京梦华》序	(642)
《秦相国吕不韦》序	(644)
《洛阳十三朝》序	(651)
《客家与开封》序	(654)

先秦史研究

炎黄阪泉之战质疑

一般中国古史都记有炎帝、黄帝阪泉大战之事。战争结果，黄帝胜利，征服了炎帝部落。对于这一传统说法，我很早就有些疑惑不解。一，炎、黄两大族群都是从少典部落分离出来的。他们如有冲突，战争也只能在炎、黄两部落的结合点上去打，即在新郑附近或姬水流域、姜水流域去打，为什么要跑到河北涿鹿附近的阪泉去打呢？要知道阪泉是蚩尤的势力范围。《路史·后纪四》有“阪泉氏蚩尤”的记载，明确说蚩尤是阪泉的主宰者。炎黄二帝跑到蚩尤控制下的阪泉去打仗，实在是令人费解。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后，两者成为死对头，为什么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后，就没留下一点仇恨的痕迹呢？相反后世的华人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而不说是蚩黄子孙呢？最近读《绎史·黄帝纪》，从中受到启发，似乎解决了以上两点疑问。马骥写《绎史》集中很多史书资料，写《黄帝纪》也是如此。马骥把众多的史书资料排列在一起，便于读者对比研究。《绎书·黄帝纪》引《新书》曰：“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马骥评论说：“史注引作同父母弟。《国语》云：少典生炎帝、黄帝，成而异德，用师以相济也。贾谊《新书》盖本此。然炎帝传世，至末帝榆罔而亡，岂犹有兄弟黄帝存哉？此说未详。”从马骥的评论看，对炎、黄二帝为兄弟之说，已予以否定。其理由是炎帝传八世至榆罔已有几百年，怎么可能与黄帝是兄弟呢？马骥的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说炎、黄两大族群是从

少典部落中分离出来的，是可以讲得通的。

马骥《绎史》又引《归藏》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意思是说可以战胜，但也要有祸灾。马骥对此评论说：“史称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两事也，而诸书多言战炎帝涿鹿之野，当是舛误，或云蚩尤亦自号炎帝。”在这里马骥更正了《新书》、《归藏》所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或“战于涿鹿之野”的错误，明确指出黄帝“克炎帝于阪泉”和黄帝“擒蚩尤于涿鹿”是两回事，也就是说炎黄二帝是战于阪泉，而不是战于涿鹿，战于涿鹿的是黄帝与蚩尤。在这段评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或云蚩尤亦号炎帝。”这就又透露一个信息，说明马骥认为与黄帝战于涿鹿（实是阪泉）之野的有可能是冒称炎帝的蚩尤。由此就给人一个启发，说明黄帝与炎帝并没有发生过战争，在阪泉与黄帝作战的是蚩尤而不是炎帝。对此，马骥在引《周书》文字时，表述得更为明确。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海，司□□上天奠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惧，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乱，用大正顺天……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上引《周书》文字，由于有两处佚文，其真意已无法全部了解，但马骥画龙点睛式的评论，却很能说明问题。“此说炎帝命蚩尤居少昊，而蚩尤攻逐炎帝，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复别命少昊也。”有此评论再细读《周书》原文，炎帝、黄帝、蚩尤三者的关系就明白无误了。即在炎帝当政时，曾命蚩尤镇守少昊之地。蚩尤不用命，反而驱逐炎帝。炎帝异常恐惧，于是就求救于黄帝。炎帝与黄帝联兵在涿鹿（阪泉）打败了蚩尤，平定了蚩尤之乱，由此炎帝自知已无力号令诸侯，遂让位黄帝。黄帝遂代炎帝而为天子。这与《史记》所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是为黄帝”的情况相符合。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炎黄二帝并没有打过仗，是炎帝请出黄帝共同战胜蚩尤，故炎黄二帝并没有结仇，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蚩尤。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合情合理地说明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炎黄二帝阪泉之战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先引原文，再作必要的解释。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欺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以上所引用的炎黄二帝阪泉之战的资料，是见于正史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以后有些史书如《通鉴外纪》几乎是全文照录，遂使炎黄二帝阪泉之战被传述下来。如果根据上引资料作出判断，可以说炎黄二帝阪泉之战比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打得还要凶恶、激烈。黄帝动员了熊、罴、貔、貅、羆、虎六兽（实为六个部落的图腾名）来助战，而且是“三战而后得其志”。但细读《史记》原文，就会发现其中颇有矛盾之处。如第一段讲“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说明炎帝神农氏已经衰弱，无力征伐互相侵害的诸侯。第二段讲“轩辕氏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说明黄帝代神农氏而兴起，用武力征服了诸侯，但对于为暴最甚的蚩尤，也无力征伐。这两段文字衔接紧密，顺理成章，然而到第三段却突然来了个“炎帝欲欺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从何说起？前已讲过“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弗能征”，说明炎帝已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怎么又突然又来一个“炎帝欲欺凌诸侯”，并引出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况且当时炎帝处于“天子”的地位，对诸侯作战也应称作“征伐”、“诛伐”，而不应叫“欺凌”。很显然这里的“炎帝”实际是蚩尤，即驱逐炎帝之后而冒用“炎帝”称号的蚩尤。如果能这样解读阪泉之战中的“炎帝”，所有的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第四段讲“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

擒杀蚩尤”。这是黄帝与蚩尤的最后决战，黄帝大获全胜。这次胜利炎帝也有一份功劳，因为是炎黄二帝联合战胜蚩尤，当然是以黄帝为主，于是第五段就讲“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历史就由三皇末期炎帝神农氏，转入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

关于上引《史记·五帝本纪》一段文字，有人可能这样认为，《史记》是把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二人，这样看也就不存在矛盾了。但是《太平御览》卷七十七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这里把《史记》上的“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改为“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可见把《史记》上的神农氏与炎帝理解为一人，并非笔者个人之管见，乃是古已有之。其实就是退一步讲，神农氏与炎帝并非一人，《史记·五帝本纪》那段文字也讲不通，因为炎帝既然称为“帝”，就是“天下共主”，他与神农氏有什么关系？既然是“天下共主”，炎帝又怎么可能“侵袭诸侯”？只有把“侵袭诸侯”的炎帝，解释为冒称炎帝的蚩尤，才能一通百通。

关于炎帝(蚩尤)黄帝阪泉之战，有的史书记载在涿鹿，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阪泉与涿鹿地理位置相近所造成的结果。据《晋太康土地记》记载：“涿鹿之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魏土地记》也说：“下洛城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这就说明阪泉与涿鹿相距只有一里地，黄帝与蚩尤战于阪泉，不可能不波及涿鹿，所以非常把容易把阪泉之战混淆为涿鹿之战。

最后必须说明，对炎黄二帝阪泉之战持怀疑态度的并不始自今日，而是古已有之。南朝著名史学家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上》中，就把《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事，就认为是黄帝战蚩尤。说“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把阪泉之战的“六兽”，说成是“四兽”，可能是因传说的不同所致，但其所指是黄帝战蚩尤应无疑问。《路史·后纪四》也提到蚩尤逐炎帝的事。他说：“帝榆罔立，诸侯携贰，胥伐虐弱。分二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小颢(少昊)，以临西(四)方，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禪，号炎帝。”以上引文由

于文简意涩，难以通释其全文，但对其主要内容还是可以把握的。文中所说的帝榆罔，乃是八世炎帝的名号。榆罔继承炎帝之位后，诸侯互相侵伐，社会混乱，炎帝榆罔想整顿社会秩序，乃分设二正二卿，司百工，还命蚩尤驻守少昊之地，以临四方。但榆罔德薄，不能驾驭蚩尤。蚩尤不仅不遵命，反而起兵驱逐榆罔，自居涿鹿，兴封禅，而自号炎帝。这段文字最主要之点，是说明蚩尤不听炎帝调遣，反而驱逐八世炎帝榆罔，自居涿鹿，冒称炎帝。由此可以推断，在阪泉与黄帝作战的是蚩尤而不是炎帝。对此罗莘关于这段文字的注文说得更为清楚。现先引其注文，再略作分析。

《史记》言炎帝欲侵袭诸侯，《大戴礼》言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后周书》云炎帝为黄帝所灭，《文子》亦谓赤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皆谓蚩尤。而书传举以为榆罔，失之。《集仙录》云黄帝克榆罔（罔）于阪泉，黄帝非与榆罔战也。至《世纪》（指皇甫谧《帝王世纪》）遂谓黄帝与神农战，而炎帝克蚩尤，非也。陆德明云：“神农后第八帝曰榆罔。时蚩尤强，与罔争王，逐榆罔，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此得之。”

罗莘在注文里批判了《史记》、《大戴礼》、《后周书》、《文子》、《集仙录》、《帝王世纪》等古籍关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或以蚩尤为榆罔（八世炎帝）的错误说法，唯独对陆德明说的“罔（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予以肯定，而说“此得之”。罗莘的意见值得重视。

已故著名史学家孙作云教授于1989年第1期《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的《蚩尤考》一文中，引焦贛《易林》“战于阪兆，蚩尤败走”句，认为“战于阪兆”，即史书所谓“战于阪泉之野”。又据崔述《古史考信录》言“炎帝在黄帝之后，未尝与黄帝有战事”。故孙作云先生得出结论说：“可见黄帝教六兽以伐炎帝之事乃为伐蚩尤之讹传。”我认为孙作云先生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以上论证了炎黄阪泉之战乃是黄帝与蚩尤战阪泉之误传。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准备把我论证过的问题，再概括地重述一遍，以便加深印象。

炎帝和黄帝是由少典部落分离出来的两个族群。炎帝族靠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首先强大起来，成为中原各族群的领袖，包括黄帝族、蚩尤族在内的各族群都要听从炎帝的号令。炎帝族的领袖共传了八世，到末帝榆罔时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黄帝族、蚩尤族发展强大起来，特别是蚩尤族凶暴侵袭诸侯，炎帝不能制。炎帝欲派遣蚩尤去驻守少昊之地。蚩尤不仅不服从调遣，反而起兵驱逐炎帝，而占据涿鹿，并冒称炎帝，或称阪泉氏蚩尤，雄踞北方。炎帝斗不过蚩尤，就求助于黄帝。此时黄帝“修兵振旅，诸侯宾从”，势力强大，就接受了炎帝的求援。于是炎黄二帝就联合起来，在阪泉打败了冒称炎帝的蚩尤，这就是阪泉之战的真相。不久，蚩尤再次作乱，炎黄二帝又联合起来大败蚩尤于涿鹿。这两次对蚩尤的战争，都是以黄帝为主力。炎帝自知实力微弱，已不能再号令诸侯，于是就把“天子”之位让给黄帝。黄帝遂成为中原各族的共主。由于炎黄二族同出于少典部落，又联合起来两次大败蚩尤，并且炎黄二帝都担任过中原各族的共主，故深受中原华夏各族的敬重，以后并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嫫祖故里试探

嫫祖，亦书作雷祖、徧祖、累祖、纍祖。由于是传说时代人物，是靠传说保留下来的历史，故字虽不同其音则同，都是力追反，音 léi。嫫祖乃西陵之女，她的一生最令后人怀念、敬重的有三个原因。

(一) 嫫祖是黄帝正妃，生有二子，其子后皆有天下，因此后世炎黄子孙都尊奉她为“人文女祖”。

《世本·三皇世系》：“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产青阳及昌意。”《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孙为帝誉），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其子为颡项），降居若水。”

以上两条是最典型、最权威的历史资料，以后其他各种史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多源于《世本》、《史记》，故不一一备引。嫫祖既是黄帝正妃，所生二子其后又皆有天下，因此，嫫祖被尊为“人文女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 嫫祖是养蚕缫丝、制作衣裳的创始人，故能享受“先蚕之祀”。

《路史·后妃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徧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为先蚕。”《通鉴前编外纪》：“西陵氏之女嫫祖，为黄帝元妃，治丝养蚕，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隋书·礼仪志二》：“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